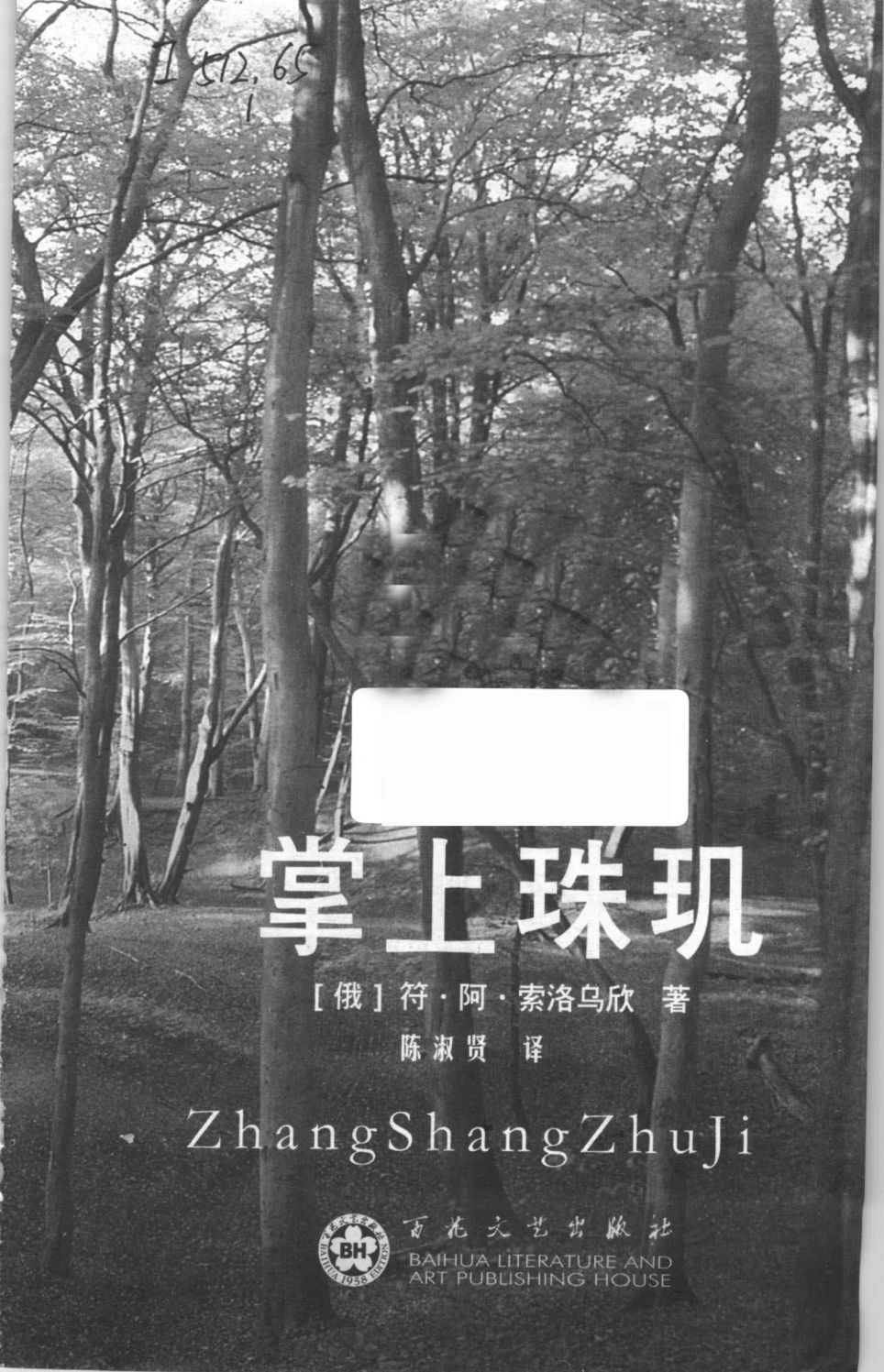
掌上珠玑

[俄] 符·阿·索洛乌欣 著
陈淑贤 译

ZhangShangZhuJ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512.65
1



掌上珠玑

[俄] 符·阿·索洛乌欣 著
陈淑贤 译

ZhangShangZhuJ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上珠玑/（俄罗斯）索洛乌欣著；陈淑贤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世界散文名著）
ISBN 7-5306-3331-7

Ⅰ．掌… Ⅱ．①索… ②陈… Ⅲ．散文－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Ⅳ．I51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862 号

КАМЕШКИ НА ЛАДОНИ

Солоухин В.А.

МОСК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8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36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2.50 元

前　言

有时候，我坐在海滩上，上面覆盖着各种颜色的细碎小石子。初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其他颜色，只见淡灰色茫茫一片，单一色调。通常把它们叫做卵石。

坐在海滩上，不由自主地翻动着身边的小石子，抓起一把，放在手掌心上，然后顺着指缝自然地筛了下去……偶尔，拾起一块小石头，向海面抛掷，打出“水漂儿”——水面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一连串的水圈儿。接着，再拾起一块，再向大海投去。这样的举动，不怎么像知识分子的派头。但是，丝毫不比玩“多米诺”骨牌和玩“抓傻瓜”纸牌更为逊色。

猛然，在众多小石子当中，有那么一块引起我格外注意。瞧，一块圆溜溜的小石子，似透明非透明，石子的最中间呈浅红色，仿佛溶入了一滴鲜血。

相反，另一块石子是黑色的，酷似上面涂了一层黑漆，不过，还点缀有黄色花纹，真像一枚棕榈叶。

或者，一粒石子，颜色普通，灰色，可是，它的形状活像

女人穿的小鞋儿。

看，那一块翠绿色的小石子，上面飞翔着一只白色的海鸥。啊！海滩上的石子真可谓恒河沙数！颜色、形状千差万别！

我情不自禁地把喜爱的小石子挑选出来，放在游泳帽、便鞋或者摊开的报纸上面。多么想把这些奇异的小石子带回莫斯科去，让朋友们欣赏。在漫长的冬季，我也希望欣赏它们并回味那无垠的碧蓝大海。

但是，挑选出的美丽、奇异的小石子愈来愈多，该开始第二轮精选了。

这时候，已经不再从海滩上挑选了，而是从已经入选的当中，仔细精选。放在手掌心上十块小石子，左相右看，不停地摆弄着，相看着，直到选中其中的三块，其余的七块重又扔回海滩上……

现在，贴近主题。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深褐色皮革面笔记本。在阅读书籍、与朋友们交谈、作家开会、独自漫步、激烈争论……在这样的时刻，常常闪现出某个思想。况且，这一闪念有时还不只是某个想法，而且是某种公式，某种概念，当然首先涉及的是文学以及相关的艺术方面。

这种公式、概念，可能还是叫做思想吧，我努力记住，或者写在纸条上、飞机票上，别人撕下的日历页上。

当这些纸片塞满衣袋时，把它们掏出来，先是放在手掌上把它们展平，然后再挑选，把其中的某一些思想记到我的笔记本中。

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实用。我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来写了，其中主人公们谈了有关艺术，更多的是谈论文学以及其他方面。我认为，这是为创作长篇小说准备各种小块积木。

写长篇小说有自己的规律，我的那些小块积木一直放着，搁在一旁。小说中主人公所说的话根据情节的需要而说出的。

偶尔，我从笔记本中拿出一块“小石子”，把它镶嵌到一篇特写当中，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镶嵌了二三块，我觉得使作品增添了光辉。

开始了第三轮：我长时间地翻阅着笔记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思索着，直到把其中的某些条选入到文章为止。实际上，是把记载着的内容，装到一个比较鲜明、严格的形式之中。这就是我从笔记本上，把记录的思想抄下来的时候，带有相应的文学加工，然后写在稿纸上。

一些非常细心的读者，可能发觉某些内容似乎在什么作品中读到过。是的，可能在我的其他某些文章中，或者在我写的《俄罗斯博物馆书简》或者叫做《款冬》的长篇小说，或者在《活的和死的语言》一书中，也许是在《斯拉夫的笔记本》……

根据什么原则，我把某些札记的内容再次希望引起读者的注意呢？我的原则是这样的：如果“小石块”从笔记本上选用到文章当中，那么，就保存在这里，而在写文章或写小说的过程中，发现的“小石块”，那么，事后我不再把它记载到笔记本中。现在，我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中没有这种在创作流程中找到的“小石块”。

朋友们对我说:别急!以后还要写文章,总归用得上。我说:算了,就这样吧!第一:我今后还将继续收集;第二:也许这样更有意义。因为,小石块夹在其他众多石块当中,也就是镶在文章的冗长句子当中,是一回事,而当小石块单个放在手掌心上,那则另当别论了。

再次进行筛选,这是第四轮了。在笔记本中,暂时被冷落的,但还没有被弃之不用的,需要再次鉴定和评价。

有一种说法:让读者自己去选择吧!这不无道理。如果,我的笔记本中的小石块堆在读者的写字台上,读者从那一堆当中挑选出自己喜爱的几块,那已经很可观了。要知道,我挑选小石块就是为了供人欣赏,希望一些石子给人们带来乐趣。

在杂志上刊登以后,一些人对我说:我的某些论断存在争论,但是,我并没有保证,我说出的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真理啊!

* *

诗人，在年轻的时候，踏上创作道路之初，有时候，偶然写出惊人佳作，令人叫绝。

后来，他渐渐地积累了经验，成长为艺术家。他巧妙地编排作品的结构、艺术布局，领悟了和谐与非和谐的规律。

既便如此，他掌握了应具备的一切。然而，他却始终不渝地、刻意追求他在年轻的时候仿佛是偶然达到的那种高度。

* *

可以研究化学成分、生产工艺、技巧和诀窍，并且，能够准确无误地知道：为什么瓷碗发出的响声清脆悦耳，而普通的陶碗却发出低瓮的声音。

可是，我们却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为什么一些诗句、诗行、诗段清脆悦耳，而另外一些则闷声闷气。

全然不在于话语语音中的清辅音、唏辅音、开音节或是闭音节。每一个词，当它被摆放到自己位置的时候，毫

无例外，这个词就应当发出声音。同样是那些词，在一种情况下，构成了瓷制品、铜制品，而在另外的情况下，简直就是一堆湿漉漉、皱巴巴的黏土。

一个引吭高歌，而另一个喑哑低吟；一个语句清晰流畅，而另一个含糊晦涩；一个闪出金灿灿的光芒，而另一个则黯然失色，甚至索然寡味。一些诗行宛如宝石晶莹，而另外一些诗行，则犹如一团油灰。

* *

如果，蜜蜂的蜂箱旁边放着黑醋栗，那么，一定会影响蜂蜜的质量和维生素的含量。因为，蜜蜂采黑醋栗的浆汁，不知不觉地把黑醋栗的味道掺和到天然的、纯花粉的蜂蜜当中。以此类推，蜂蜜将会混杂着牛奶、胡萝卜、柠檬、各种针叶树的味道。

同样，当你正在写某一部作品时，你正在读的那本书，对你正在写的作品不无影响。如果，这些天，你读的书的风格竞尚词藻、色彩纷呈，那么，你正在写的作品中，略能觉察到某种华丽、花哨；如果，你正在读枯燥的科学著作，那么，在你的作品中，索然乏味的印记隐约再现。在阅读相应的书时，凝炼简洁或者松散庞杂，自然，在你的作品中都会打上烙印。

了解这一点，就可以按照你写作的需要，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对症”的“维生素”。

*　　*

为什么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的作品《死魂灵》中的主人公对于世世代代的读者来说，都感觉到特别鲜明、突出、栩栩如生呢？无论在果戈里的时代，无论在他以后的时代，我想，都不会遇到像索巴凯维奇、诺兹德列夫、泼留什金……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事情在于：读者在果戈里笔下的主人公中看到了自己！人的性格特别复杂，由大量的倾向性组成。果戈里把一个正常的人（也可能是他自己）分解成若干倾向性，把每一种倾向性经过极端的夸张之后，塑造成独立的主人公。我们每个人在胚胎状态时既存在着徒劳无益、耽于幻想的倾向性，也存在着浮夸、贪婪、吝啬的倾向性。虽然，在复杂的总体性格中，我们任何人都不是马尼洛夫、不是诺兹德列夫、不是泼留什金。但是，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他们。如果，愿意的话，甚至感到与他们相当亲近！

*　　*

书籍，仿佛是试金石。读一些书的时候，我校正了我的语言。读另外一些书的时候，我校正了我的公民良知。

*　　*

有一种观点认为：诗歌中假若包含大量知识性内容，会损害诗歌本身。这里有合理的内核，随着知识性内容在诗歌中的大量占据，会失去对世界的直接感受，减弱对美

的欣赏，增强了理性自省……

不过，在我看来，木桦只能压住和熄灭那些微弱的火苗。木桦对那些燃烧得旺盛的篝火，不但不能压灭，相反，火焰会燃烧得愈加金光灿灿。

* *

投掷石块，应该在远距离击中目标。能够把石头投得很远的人，他的困难在于击中目标，达到目标，对于他已不成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

倘若，一个人只能勉强把石块投到需要的地方，那么，岂能谈到击中目标呢?!

文学技巧，就是善于“击中目标”的技能。

应该使一切韵脚、内在韵、重读韵、阳性韵、阴性韵、元音重复、辅音重复等都不成为问题，只需要把石子投掷到目标。那时候，全部精力恰恰集中在一个点上：命中目标。

* *

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在评论这部或那部作品的时候，最经常谈论的是：船的航向，而绝口不谈船的浮力、航行质量，更谈不上关于乘客室、甲板、舱室的装潢和修饰了。

* *

如果，对所有的人来说，糖是甜的，盐是咸的；如果，对所有的人来说，铃兰花散发的是铃兰花的香气，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牲口粪冒出的是牲口粪味；如果，对所有的人来说，疼痛就是疼痛，甜蜜就是甜蜜；那么，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人的一切感觉，如果不是完全相同，也是近似的。

温柔、怜悯、贪婪、喜爱、痛苦、怀念、忧愁、烦闷、懊悔、恐惧、骄傲、报复——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对这些感觉的“体味”大体是相同的。

否则，艺术，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 *

倘若，在一首诗中修改两三处，更换两三个词，或者，甚至两三个诗行，全诗会有什么变化吗？可能，无伤大雅，也许，这首诗改得更好一些了。不过，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景。

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都有自己的神经节。想要扼杀一部作品，无须乱删乱砍，弄得七零八碎，只消刺伤两三个神经节就足够了。而这种手术还不明显。但是，整个的诗或者其他作品却瘫痪了，像一块软绵绵的破布，无精打采地下垂着。

* *

有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专门制作小提琴。有一天，他的朋友同他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劝他，说：

“你听我说，你制作钢琴，该有多好啊！钢琴大，一下子你就能挣很多很多的钱！”

工匠大声喊道：

“我不想制作钢琴!”

我有一个朋友叫米沙，他现在住在阿尔汗格尔斯克，有一次，他也是在喝酒的时候，对我说：

“你听我说，停下来，不要制作钢琴了!”

他这是针对我从写诗而改变写小说而言。

* *

人世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对幸福的理解。因为，幸福，是对需求的满足，而需求是千差万别的。俄语中有这样的谚语：“人人各有痛苦，痛苦相差悬殊”，“有人喝粥饕飧不继，有人珍珠累累欲难填”。关于幸福，难道不是如此吗?!

不过，任何幸福都有背景或者基础，有宏伟计划的细节。

最坚实的，也许是惟一坚定的基础是每个人在自己生活中对自己主要事业的深刻满足。

个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主要事业的细节），当然，有时可能掩盖基本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也就不可能构筑幸福。

* *

有一次，去达吉斯坦，在一个古老的高加索山庄过夜。白天，我们东奔西走，四处交谈，饱餐午宴，尽情歌唱。除了山庄习以为常的毛驴叫声、大车轮子的吱咀声和铃铛声、孩子们嬉笑喧闹、公鸡喔喔啼叫、汽车隆隆的声

音以外，其他的任何声音都听不见，而且，白天的声音也难以分辨，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也与众多的合声浑然一体，你也就不会觉察到声外有声了。

夜幕低垂，我躺下睡觉，此刻，我仿佛开始谛听到河水的潺潺声，愈是夜深人静，河水的响声也就愈大。渐渐地，河水声淹没了整个寂静。世界上，除了这个声音以外，其他一切都荡然无存。白天，任何地方，甚至在近旁都听不见的河水声，此时此刻，她，勇敢地、自信地大声歌唱。早晨，世间重又笼罩着公鸡鸣叫、车轮吱吐、卡车隆隆以及我们自己的空泛议论、无稽之谈。这时候，我向山庄的村民打听，原来，河水的响声并非我的梦境。在山后远处峡谷确实有一条河，只不过白天听不见河水声。

一个艺术家怎样才能够透过日常生活琐事，谛听到在他本人和在世界上一贯存在着，但是却不是一贯都能够听到的直言不讳的话语呢？

“我本来可以听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遗憾的是，我自己却一直喧嚷不停。”

* *

周围世界的美，逐渐在古人的心灵中积淀着。然后，有朝一日，必然释放出来。在他的战斧柄上出现了一朵花或者一只小鹿。同时，不仅在战斧柄上，在山岩上也出现了用尖石块雕刻出或者用蝙蝠粪绘制出来的鹿的图案。

不过，初衷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心灵同另外一个心灵（山岩上的画）沟通的需要呢？还是美化自己的战斧以

此突出自己的个性呢?

* *

构思或者形象，当还没有铸造成型，没有归纳成公式，没有推敲出清晰的句子，没有精心编排出段落，这个时候，构思或者形象可以自由发展，改弦易辙。可以重新产生引起其他构思和形象的链锁。这就好像一只正在飞舞的蝴蝶，很难看清楚它的细部，不过，假如一直盯看着这只蝴蝶，你可以看出它精心描绘出的飞行曲线，看出它落在上面的那只花朵，看见被它吓飞了的另外一只蝴蝶，看到衬托蝴蝶创造金色曲线的深色云彩的背景。

反之，假如把构思或者形象紧箍在某种形式之中，这好像那只蝴蝶被大头针钉住了似的。此刻，很容易看清楚它的细部，可以研究它，然而，除此而外，别无其他。蝴蝶被固定住了，它无法向我们展示任何金色的曲线，无法馈赠任何意想不到的礼物了!

* *

为了热爱和珍存祖国的文化，也许，只要出生在祖国，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中间就足够了。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从母亲的乳汁中吮吸民族情感。

为了热爱和珍存其他民族的文化，自己则需具备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为了珍存和宏扬自己国家的文化，只要作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就足

够了。

为了珍存和宏扬其他民族的文化，至少，则需要成为人。

* *

一位作家对我说："现在，我正在写一本书，形式嘛，是日记体。不过，反正谁也不去注意书是怎么写的，吸引读者注意的是书的思想。"

事情虽说是这样，可是，为了不使人们发现书是怎么写的，惟一的条件是：书，必须写成上乘之作。

* *

杂技演员的艺术是望尘莫及的。表演动作的准确，把自己身体改变成各种优美姿势的难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简直是玄妙的奇迹！

不过，当我看杂技表演，看到第三个节目以后，不知怎么的，对这一切，我不再感到惊奇了。我觉得，杂技演员什么都能够做到，他们无所不能。当然，他们的表演令观众惊奇的瞠目结舌。他们既然身怀绝技，就让他们尽情地施展吧！

与此同时，有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这引申出一个颇为重要的艺术问题。

艺术家，无论他如何才华横溢，他都需要有读者，如果是画家，那么需要有观众，成为他们作品的体验者。读者体验安娜·卡列尼娜、毕乔林、鲁滨逊、达塔尼昂、汤

姆·沙耶、唐·吉诃德、夸西莫多、安德烈·波尔康斯基、塔拉斯·布尔巴……等艺术形象的命运，读者体验或者进入角色，感受到主人公所感受到的一切，仿佛，主人公所经历的事情，如同自己经历一样。由此，产生强烈的共鸣，互相沟通，由此，产生艺术的感染力。如果读者没有全部融入文学主人公的角色之中，那么，他至少置身于他们的旁边、周围，处在同一个氛围之中，他不单是旁观者，而且是事件的必然参与者。

在杂技中，这种共同感受和参与不会发生。我可以把自己设想为鲁滨逊、杜布罗夫斯基、达塔尼昂。但是，我不能想象我处在杂技演员的位置上，用一个小脚指尖吊在从杂技场天棚上垂下的钩子上面，脑袋朝下，牙齿上叼着细杆，上面吊着两个大头朝下的人，而且，他们还飞快地旋转。我不能想象，我能够站在转动的大球上，同时要二十个盘子。

杂技演员能够做到，那么，就让他们献艺好了，而我不参与，我只能观看他们的表演。如果，他们的技艺高超的话，当然会使观众拍手叫绝……

* *

对于作家和艺术家来说，最贴切的定义和最恭维的称呼莫过于：研究者。

比如说，巴尔扎克研究了高布谢克的心灵和心理；托尔斯泰研究了背叛丈夫的女人的心灵和心理；普里什文研究了大自然在人们的心灵和生活中的地位；普希金在《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